

廣德州志卷四十三

藝文志

諭禁

諭禁

諭告也曉譬之俾知所從禁制也防遏之使無敢違  
合觀之亦周官萬民利害及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  
書也

學諭

案舊志諭下  
謬添記字

宋錢公輔

惟桐川古宣州之廣德縣

舊志作古禹  
貢揚州之域

而本朝開寶八年

江南李氏既平有司上地域圖至太平興國四年乃命以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諭禁

軍而守長之由李氏之前推而上之至於唐蓋未甚遠而  
衣冠顯於時者無聞焉由建軍之後順而下之至於今未  
嘗有一人名登仕籍者問其就進士舉者蓋九人而已吁  
甚哉夫以二大邑之境壤數萬家之生齒而學者才九人  
由唐以來至今數百年天下仕者如林而此土無一人是  
豈此土之罪哉由乎學者之寡也是豈學者之過哉由乎  
教者之鮮也雖然予知之矣非無俊良而困於貧雖完足  
而誘於目前之利使然蓋教日施于上而民猶莫知學況  
寂寥而無教也哉久矣此邦之無教也俗益鄙學益墮而



弗知禮義廉恥之化而惟刑是威士不識道德誠明之歸而徒學是名以江右之邇聖化之洽而猶若是爲守牧者可以宴然舊志作悠悠誤而弗思乎今使民自擇其弟子年未過十五神容端爽性行善良而願于學者上于守長守長當爲立黌宮以安處之選明師以訓導之日講月試使之知教時升歲進使之知勸雍雍如也彬彬如也俟其有成經行修明則足以充有司之薦毅然有立道德充備則足以待天子之取昔文翁倡化於蜀而得相如子雲常袞興學於閩而得歐陽詹其後學者日盛賢公名卿皆出於此乃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論禁

二

知學

舊志作然後知其材德

之成在人而不在天係教而不係地也

今太守之諭考之於古則庶幾焉夫學校興于上則文采燦于下禮義講于郡孝弟行于鄉上有深明之訓則下有茂美之俗郡有衣冠之勸則鄉有廉恥之慕從古及今一治一壞一盛一衰未有不由此者惟我郡大夫與我寮屬其申明此諭使其趨之南畿志

學諭後記

洪材

錢公掌外制於嘉祐治平間朝廷議除執政命下公不肯草制因得罪出爲滁州團練使既久詔復爲此邦守公預



有人望於朝屈居小壘人必謂養重不事事下車之日郡政綱舉尤以學校爲先恐俗習聞見未能篤信仍作學諭文以風動之于是闔境響從期年公去帥鄧熙寧三年天子剗革雕琢之學廷策多士桐川學湯景仁始中第六年沈氏二子冲憑繼同與選元豐二年胡庶八年陳舜咨皆以進士釋褐自開寶迄公之來載祀幾百而無一人在祿仕者自公之遷逮今來二十年而士以策入官者五人始學未興名儒者九人而已自學之闢業學者且將百人鄉黨益親長幼益順錢公之有功于茲土蓋不待言而可知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論禁

三

然漢文翁治蜀唐常袞治閩皆能以學型俗則有班固韓愈傳述其事名以不朽豈非得所記而傳之遠哉材至此郡且愧無班韓之才以播公美因命改刻于石以永數百年之記耳乃若此邦父老觀已然之明效世以儒學訓其子弟不替公之志實惠未知所終若何可量哉公諱公輔字君倚武進人也

楊志

原學示

洪興祖

洙泗之上其徒三千孰不嗜學獨稱顏淵言語文字後世莫傳篋瓢陋巷樂以忘年人之所欲我以爲愆人之所忽



我以為先於過不貳於怒不遷以信為禾以心為田以誠為舟以道為川隆師由禮既約且專求仁得仁既大且全語之不惰瞻之在前回坐忘矣人貌而大用舍行藏與立與權禹稷同道孔孟是賢請循其本夫孰能然擇善必得得善拳拳比之牧羊視後以鞭勤而行之交臂比肩毋曰道遠半途而還毋曰事難幾成而捐莫近於學如魚在筌莫易於學如井出泉資深逢源樂莫大焉有發必中如鞞遂弦大學之道中庸之篇勉哉士子毋怠益虔

南畿志

原學示記

沈璿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諭禁

四

桐川自太平興國間為郡士之向學始于文正范公厥後內建郡庠更丙午兵火之酷士子多散處村落未暇庠序之遊古學廬荒陋久而未復丹陽洪公以星郎出守聰明果決政平事簡嘗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安可緩而不舉於是一切闢而新之重飭夫子四配十哲像畫七十二子於殿壁畫先儒於兩廡畫伯魚子思於堂諸生相招而來者日有講月有試肄業有舍不廢弦歌且率郡寮咸集以落成之又繪范公之像於東廂示不忘本以勉學者行鄉飲酒禮以敦廉讓之風出原學一篇俾咸知所趨向諸生



莫不奮厲以從之而不敢自怠於是聚而請曰在唐李栖筠爲常州太守起學校書孝弟傳爲鄉飲酒禮人爲刻石頌德吾儕小人豈不能效毘陵故事願祠公像且刊原學以示後學區區恩施之意可敘於後俾來者有考焉於是乎書

楊志

諭俗禮要序

明 鄒守益

禮也者體也人之有禮也猶其有是體也體不備不可以成人禮不備其得謂之人乎先王之世教明而化成上自王公大人而下至於比閭族黨無非禮樂之布濩忽然而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諭禁

五

有不由禮之人出於其間則羣視而駭之若鬼物然故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其自絕於人道也及教之衰禮俗廢壞士以詞藝爲學而吏以法律爲師相尙以鄙詐相使以易慢間有讀先王之典則羣視而駭之嘻何其與古異也予嘗受學于陽明王先生獲見虔州之教聚童子數百而習以詩禮洋洋乎雅頌威儀之隆也竊歎人性之善無不可教患上之未有以倡之耳比官廣德躬率諸士及童子習禮於學雖毀齒之童周旋進退彬彬可觀因益以自信復懼夫不能以家諭也屬劉友肇袁王生仰



酌四禮而刻之名曰諭俗禮要以頒於士民刻成觸而歎曰是故貌人之形也畫師之貌人也耳目鼻口四肢百體毛髮爪甲儼然成人矣而精神命脉則畫之所不載也仁也者人之精神命脉也古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於是顛沛於是舉富貴貧賤無所搖奪故所履中正而禮行所樂和平而樂生焉禮樂之文非自外至也由中出者也猶人之精神命脉完固而凝定則睟然見面盎背以施於四體無弗順正而充盈者矣故冠笄之禮所以重男女之始也婚娶之禮所以謹夫婦之交也喪祭之禮所以愛親

敬長也雅儀所以正家也鄉約所以睦鄉也皆仁之推也若徒以崇其儀節肆其聲容而無忠信惻怛以主之是精脉枯竭而肢體爪髮徒存終亦必亡而已凡我士民相與反而成於身篤其實以充其華盡其人道以自別於禽獸吁可畏哉匪直爲觀美而已聖朝禮樂之化其庶有小補乎

楊志  
下同

喪祭禮要序

愛親敬長民之恒情也生而愛敬之沒則無所用其情矣故寶其體魄而藏之求其精爽而祀之所以引其愛敬之



情懇切固結而不可解也然而有過焉有不及焉率無以  
協于中道是以聖人憂之制爲典禮以詔來世使賢智愚  
不肖者咸不爽其矩以各全其天地之性非直爲觀美而  
已西竺之地僻在要荒不獲覩先王之禮樂而其愛親敬  
長哀死慕生之情有所不能自已於是有佛之徒者自以  
其智翺爲科條而其俗亦相與遵而行之其後浸淫入於  
中華遂相率從之而莫之省憂也辟諸深山窮谷未嘗得  
食五穀之美而採薇蕨食橡栗以充其腹出而號于通都  
曰凡欲飽者從吾之教則世必閔然笑之矣以吾列聖典  
章文物之懿不啻稻粱菽稷而世顧舍之以奔馳於薇蕨  
橡栗之求其智不亦偵乎東廓子被謫來判廣德閱其俗  
之葬祭雜於佛氏而懵然於先王之禮也取文公家禮撮  
其要者梓而行之以誘其士民易於服習庶幾慎終追遠  
而無憾其用意之惻怛閔然懼其饑餒而詔之以樹藝  
之要方也凡廣德之士民其尙思耕之種之耨之穫之食  
之而肥庶其無負於模範之德乎

訓蒙詩要序

夫詩以理性情者也何謂性曰仁義禮智何謂情曰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匪仁匪義匪禮匪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悉邪也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教人學  
詩之法無餘蘊矣後之言詩者不復講於養性約情之道  
而以雕辭琢句相角故粗心浮氣之所發喜而失之驕怒  
而失之悍哀而失之傷樂而失之淫其弊反以蕩情而鑿  
性嘻所從來久矣予官廣德之明年聚州之童子而教以  
詩禮一時教讀或不解予意雜以矜名喜利之詞是蠱童  
子之心志而教之邪乃取詩經之關於倫理而易曉者及  
晉靖節宋周程張朱及我朝文清康齋白沙一峯甘泉陽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論禁

八

明諸君子之詩切於身心而易曉者屬王生仰編而刻之  
俾童子諷詠焉童子之心純一無僞習之以正則涵養薰  
陶有以充其惻隱羞惡之端而全仁義之本體以優入於  
君子習之以邪則殘忍貪冒以陷溺其良心而違禽獸不  
遠矣凡父兄之愛子弟孰不欲使爲君子而忍棄之於惡  
乎童子之愛其身孰不欲爲君子而忍棄之於禽獸乎諸  
童子卽是編而熟復之潛思實踐以先入之言爲主務以  
窺諸君子之門庭以馴入於堂奧則蒙以養正弗納於邪  
作聖之功是編其階梯已乎



諭俗文

廣德民俗昔稱事簡民淳邇者乃有健訟之名甚爲父老  
恥之豈父老之訓飭子弟者有未至與抑有司之昭示吾  
民未有未明與本職蒞任以來汲汲聽斷期於息爭止訟  
以仰稱國家涵育之仁而徐察其實多因一言之忿或爭  
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市井無賴往往彼此幫唆以圖己利  
遂至怨結釁深身亡家破殊可痛惡今苗稼在田耕耘方  
急仰事俯育胥從此出豈宜荒廢農畝以逞鬻訟爲此申  
諭父老各告戒其子弟務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  
和長惠幼順強者毋倚勢凌弱富者毋恃財欺貧而貧弱  
者毋挾詐以脅制富強咸敦禮讓之風以洗淫陋之習試  
問父老會見有孝弟忠信爲衆所愛敬而天不佑之者乎  
會見有狠戾詭譎爲衆所怨惡而天不罰之者乎自今以  
往果能勉於爲善睦族和鄉者體訪得出加以賞獎如怙  
終爲惡僣刑害衆者事發依律科斷仍枷號以警其餘父  
老子弟其務體吾意慎所趨避毋忽

案以上四首皆東廓先生初稿也其言專爲廣德而  
設實則推之天下無不然王龍谿序先生續摘稿云



初稿刻於廣德次刻於維揚今復刻於睦州雖前後所見不無淺深精粗之異而修詞命意一惟師說之守觀其以詩禮立教必稱陽明則龍谿之言信矣惜劉肇袞王仰二人者無由稽考而初稿亦無復藏弄錄此能無喟然

桐川會約

王畿

桐川有會舊矣自吾同門友東廓鄒公判廣德時肇建復初書院爲聚友講學之所予嘗三過桐川與諸友相會其後興廢不常人情向往亦不一茲予赴水西斗山之會寓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論禁

十

經桐川州守中淮吳君篤於向學多方挽留傳檄遠近諸友凡百餘人大會於復初書院既畢會使君懼其久而復廢因圖爲月會之期乞言於予以爲盟約且爲諸生叩初學入門工夫予惟良知兩字是千聖從入之門自初學至於成德只此一路惟有生熟不同更無別路可走良知人所同具無間於聖愚只緣動於意蔽於欲包裹蓋藏不肯自悔自改始或失之齊宣王自謂好勇好貨好色良知未嘗不自知肯將自己受之病一一向大賢面前陳說不作一毫包藏態度所以孟子惓惓屬意於王以爲足用



爲善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譬之病人不自諱忌明醫猶有  
可用藥處古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日之會  
諸友習染已久豈敢便謂人人發有必爲聖人之志但人  
生世間却須了結此身尋個做人道路連日與諸友所論  
說無非提醒良知保護性命之事不起於意不動於欲不  
作蓋藏一念靈明便是入聖真種子便是做人真面目時  
時保守此一念便是熙緝真脈路無待於外求也此學於  
朋友如魚之於水一日相離便成枯渴每月定爲月會縱  
有俗務相妨亦須破冗一會虛心相受其成遠業若牽於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論禁

十一

習染或至動氣求勝非所望於吾黨也

龍谿集

桐溪會引

沈壽民

有域於此控吳越屏畱都而列乎南輔之孺足以侈要區  
盛朋會矣往謙之先生謫判桐復初旣營遐遠風動士之  
馳以赴也猶饑渴於飲食也猶百川之奔壑百羽之歸藪  
也猶軀從心呂應律也當是時橫山大洞之間至不能容  
四方之轍而名人鉅宿如山陰王龍谿餘姚錢洪甫泰州  
王汝止先會大父古林諸公後先講聚蓋與文莊恭簡稱  
六賢焉俎豆奉之志乘載之學士述之桐之爲桐亦盛矣



哉道之昌也殊方懸壤誼執友朋其衰也三家之市畫闕分疆莫可渙脫世日訛與教日蕪與與率感鼓日無人與桐猶鄒魯恢擴先緒尙其在茲吾能無冀於茲與桐溪大社肇於辛巳之秋季括郎之屬不系郎尊所統也先是郎有明社思嘗始桐有素社叔雍始物弗聚弗章道弗合弗光爰舉大社又濮長公王孟明史仲敘三人始三人者義槩有立才雄逸鳴一時者也

姑山遺集

### 禁埋藏文

宋孫諤

諤見鄉村百姓因仍故事買牛作樂迎至廟庭號爲埋藏

## 廣德州志

### 卷四十三

諭禁

十三

禱神祈雨不卜於神便行止約諤雖無狀豈有事神如此其敬而獨愛一牛乎此雖神靈亦當察諤之不如是也然牛不宰殺民不埋藏而大雨隨應此雖愚民亦明知神之不好殺也始聞傳言初牽牛而至堂下先卜於神至二三十數皆不吉然後知神之不欲殺若因茲以革陋俗易弊事亦足以昭吾神之靈在於救物而不在於殺物也謹告

萬曆志

### 禁開煤山碑

直隸廣德州爲爲國爲民事承准直隸寧國府推官黃



故牒該蒙欽差寧太兵備副使蘇 案蒙欽差江漕御史  
傅 批該本道呈詳禁止廣德州開煤緣由批開據詳桐  
川開煤有害無利與州議大相逕庭已之可矣仍爲勒碑  
申禁勿復議開繳蒙此先蒙本院批據該州申前事批開  
據詳概州士民願開煤井因自然之利以廣民用認遼餉  
之銀以稍減加派是利當興也又云前州創議四害並無  
一害於民是害無虞也有利無害州議何以屢禁乎值此  
加派遼餉之日士民同情似未可置之膜外也寧太兵備  
道速議妥確通詳候批行報隨經通行寧國府黃推官查

議去後今據呈稱遵依行准該州署印張州同覆查看得  
煤之利用出於自然是兩京他省之賴此以代薪者亦不  
少也且州所產之煤不煙不臭美於隣郡當時曾有妬其  
售而計款以禁者郡地多山民不乏爨向有相安於無迄  
今正遼餉孔急尙有逐畝加增盡庫搜刮而有此美利何  
不乘時請命以濟時艱也故概州士民無論貴賤貧富咸  
思藉稅以寬其力歌舞歡呼羣然赴愬事似有利而無害  
民果稱便而不殊伏乞俯允下情開採議稅以佐遼餉以  
利民生等情回覆又查得該州於三十五年間知州李



目擊開煤爲害曾以剔蠹消萌以靖地方事由稱卑職伏  
念舉事必期便民興利不若除害自到任後日亟訪地方  
所疾首切齒者冀少有釐革以裨萬一無如開煤一節所  
當首禁查得本州二十六等都沿有煤山□□或開或禁  
不一緣編徵礦稅暫議開煤抵補權宜頗便惟是礦稅旣  
停煤山未禁招集鼓煽禍難縷數蓋州治四山延亘原足  
薪烝凡所得煤悉販他郡原與本州急不相須且沿山多  
鄉民葬埋生聚並不顧地脉□□□旣多損傷頗重其  
爲害一山洞易至覆壓必預取大木支撐勢不遠涉他方

必且潛伐近境縱橫侵盜遂至驛騷其爲害二又此輩遊  
手遊食實繁有徒或從拐帶潛逃或已作姦犯科望爲匿  
影之區半作逋逃之藪其爲害三開取力艱而獲鮮黨聚  
日久而志淫顯肆憑陵陰行攘竊浸淫于胥篋發扁恣睢  
于蹂禾踐稼其爲害四據稱煤山有上中下等輕重報稅  
乃官入錙銖不能寬民額內之徵吏緣欺尅復以漁民無  
幾之息弊則顯然矣卑職較量情勢詢合輿論似應亟行  
停止懇惟天臺洞照利害嚴批禁諭則土著盡歸於南畝  
無賴不嘯聚於山林民得安生爭訟亦息矣具由申蒙兵



備參政劉 詳批煤山開閉此關地方利病非渺向以包  
礦爲權宜之計開煤抵補今罷礦久矣尙可長此蠹萌乎  
該州下車善政累累卽此尤爲地方喫緊第一着也如議  
亟出示封禁仍候撫院示行繳又奉欽差督撫軍門周  
詳批如議嚴禁奉此立碑禁止無異照奉前因看得廣德  
州煤山之禁已十載餘矣昔之開也以抵礦稅爲萬不得  
已之計今欲藉口遼餉加派夫開礦原止一方一方之煤  
可補之遼餉□□□□無山者作何處置乎如謂開煤  
可給民需而四山延亘原足樵採非朝夕所借資也如謂

開煤可阜民財而挖煤鑿井大率無賴非善良所托足也  
蓋沿山之麓州民坵壟焉深求不止地脉浚削其禍烈於  
□□□□□□井無窮也煤雖名山大畧生入隴畝之  
下奸商利己所有橫肆剝求究至平原沃野盡歸潰陷而  
受其利者奸商而遭其害者良農也且入井之徒不見歲  
月而面目盡改州治地界浙直凡逃亡竄匿樂□□□□  
□□□□憲檄緝捕無所用之是地雖中華而實等殊域  
也前奉院道明禁勒碑州堂州之民始知有樂土近爲奸  
商漁利百計謀開自薛知州在日方萌開意而煤窰煤井



連絡百餘居人洶洶復奉本道申明□□□商州判折毀  
審舍田夫野叟無不加手於額卒之薛知州部單推爲首  
罪今獨何心而必欲重興此舉乎天地之利孔無限而生  
民之作息亦夥江南煤山亦不多見豈其舍此而遂無□  
□□□□□□□於今日□□州開煤亦非一朝彼不過  
借此爲題以遂其私耳戶部明文□□田畝加派未嘗他  
有所權宜也合無□碑禁在堂遵憲諭於前日□□□  
於將來於州民不無小補云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廣德  
煤山開之非利也前任邵知州詳載其言於十餘年之前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諭禁

七

已隨奉撫院周 批禁勒碑州堂苔蘚未封可俯而讀也  
嗣而州民陳燧春條陳開採又蒙按院行州從重究詳而  
署印嵇同知復照原議申禁亡何而奸民甯成汀等見前  
院代去仍朦朧以興利救貧之詞混呈薛知州將欲行之  
而民情洶洶隨該前道重列前諭以申禁之案墨未□□  
□□□□□□□其中申矣該州有地方隱憂乎實心實政  
此尤其大謂宜遵守於千百年相承勿二者獨奈何朝聞  
禁而夕議開會不知憲碑之與明禁是誠何心哉桐川僻  
居一隅與吳興界一切無賴羣不逞之徒往□□□□□



□□一開此曹起而逐臭寧保其不爲蝸觸乎斯時咎厥禍始抑將誰歸矧當四方多事之秋此中多盜之處維厲之階更不可不爲之深長思也且環桐皆山環山皆塚山塚之間甌窶錯繡山多則草木常□□□□□□煤而炊則何有阜財之實採煤則鑿井開窰漸窮地洞勢必連坵隴而發亦將并田畝而蹂稼實綴珠薪亦如桂夜臺之下枯骨何辜此而爲利與禁孰多詎可藉遼餉之名以遂奸商之計而深貽地方□□□□□□□□二數遼餉明文原議在田畝中似不煩有此駢拇枝矣且夫有利無害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諭禁

七

之事稍有一念痼瘵者孰不欲與民興之乃同申之厲禁經幾歲時經幾耳目諄諄若是乎不一而足耶聞薛知州計典部單茲列爲第一罪狀則是煤山之開爲非利也實害也不獨州中知之卽部中亦知之矣然則痼瘵念切真心愛桐者賴□憲□奏明禁非惟千百年遵守之勿二雖與兩間俱永可也等因詳批到道擬合施行爲此案仰本官照依批詳事理卽行該州勒碑申禁勿得再行議開等因到州承此遵行間又奉按御史田批開開煤之害據詳已悉況申飭屢屢卽閭閻細民亦知其不可矣張書綬



輕信奸商幾釀大釁如議亟行禁止仍勒石州前永遠遵  
守敢有朦朧再請者該道嚴拿重究勿貸此繳續奉口撫  
軍門王 批開該州開煤之事四五年來借題誑告者日  
不乏人茲又以口口口口此皆奸民罔利不恤地方之禍  
也張書綬在州頗久州人何負之乃瀕行而開此禍端乎  
據議甚悉准申飭嚴禁鑄碑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行  
繳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口口口口口口州事口口口口同知王鏌  
判官商周佑奉文立石

〔案〕開煤爲桐大害明季歷經厲禁初議開者知州薛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諭禁

七

耀因此干部議計典列爲首罪繼議開者州同張書  
綬亦奉憲飭其請禁者前有邵守圭勒石於州堂後  
有李守得中臚陳四害而此則萬曆四十七年准黃  
推官牒奉憲檄立石於州前者也知州姓名漫不可  
辨據續萬曆志職官考之薛耀於四十四年任史躬  
盛於四十七年任則州守必史躬盛也同知王鏌州  
志闕載判官商周佑則浙江人也碑石現存近康熙  
間奸民復有私開者進士雲中官書與趙御史嗣晉  
力言其不可而未及此碑蓋日久無復知者今特摹



錄於此其石入土字漫者闕之

附  
與趙桐崖書

國朝  
雲中官

頃在中州於邸抄中伏讀老親臺恤刑一疏爲生靈造福無窮立朝丰采於茲想見一斑矣每讀史傳竊怪僻陋之地無過我郡豈自生民以來竟無可傳與抑史傳失其姓氏與宋杳清容隱居力學當時名公卿交章薦之而宋史未嘗立傳意其時著述必多而竟無傳者前代縉紳接踵今六十餘年科第寥寥老親臺通籍螭頭將膺不次之擢他日雪僻陋之恥嗣姜夏諸公之響者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諭禁

九

不屬之親翁而誰屬哉曩者京邸臨岐時親臺諭以煤山之事吾州大利害所關因歷敘前朝未禁時所貽之害前朝及

本朝厲禁之由以大義相勗辭意激昂弟亦唯唯受教而竊感親翁之將以正人期余也比抵舍知州中果有謀聞之光棍益服親翁之見微而知著矣嗣後每謁州父母未嘗不反覆言煤山之害其後夏雨蒼漸首鼠狐疑弟輒面折之乃州父母因弟所見不合遂秘其謀客冬弟有中州之行再三與二令弟言所以當止之意初



亦義形於色其後稍稍自更其說至歲暮有告予者曰  
趙龍老實董煤山之役矣弟尙未之信也迨弟適睢十  
閱月鄉信杳然歸抵金陵始聞煤山果大開而不知者  
輒云貴州趙紳實主其事云訪之鄉人始知令弟實擅  
錐刀之利而嫁名於親翁也夫以親翁之心事皎皎正  
昌黎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卽有塵垢詎  
足玷汚白璧然以吾郡中不達時務之人所責望於親  
翁者言之則且曰桐崖旣身立朝班天下之利害皆能  
知之而言之今吾一郡中受子孫世世之害豈其不能

昌言於朝與卽不然獨不能切言其害於郡侯令其中  
止與卽不然獨不能切責其令弟使勿爲一郡謀害者  
之倡與三者皆未之能也則何以解免於不知者之口  
實也弟畱滯白下十餘日知吾郡歲逢大有風雨以時  
成熟之田其出數倍然北鄉土田棄而不種者不可勝  
數村落之間隴畝之畔農夫落落如晨星卽以弟小莊  
言之離城纔二十里佃戶竟棄而之煤山遂爲石田亦  
其驗也煤山內外石壓死疾死疫死者動以百計南盡  
徽郡北抵京口西越金陵東至餘杭姑蘇四方不逞之



徒貳集茲山者不下十餘萬人附近三十里內小民日夜不敢安寢鬪毆傷害白撞劫奪者相望於道孫副總慮其變生曾已通詳各院亦不得已也地脉之說固不足論而一鄉林墓松栢已芟除畧盡且亦幸逢大有之年當初開之歲耳將來城北數十萬之田必且棄其十之六七而變害必作數年之後吾不知其何所底矣今合州棍徒皆聚於山而正人君子或敢怒而不敢言弟雖言之而無濟度其能言且言而有濟者獨親翁耳而又竊疑令弟既董是役必且深諱煤山之害而更以有

利之說惑左右者故不憚竇聽而縷陳之老親翁倘以弟言爲不謬加之採擇且不惜枉札相報幸甚幸甚或以弟言爲狂率不然或以煤山爲果無害於事則亦當賜之教誨將虛心以聆之倘或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則非鄙人所望於君子者也至於弟之自計蓋亦審矣如其事而及今止耶則輕棄吾鄉不忍爲也如其事而竟不止耶惟有攜家遠去耳不聞口不見而已矣

答雲軒臣書

趙嗣晉

所云開煤山之事弟未卒讀而不覺適適然驚也此事



爲先伯臨歿時致囑弟在家數年無一語及者京師離家三千里而今年來京師者無一人第於巫皇老家信中畧聞其說而猶未信也今讀台札乃述及時人云云弟卽庸陋無似豈肯造此大害以方先人命若舍弟輩與否竟不得知非得老舅切實開導弟亦何從悉吾州此番之曲折乎則於此深感老舅愛我之至而因得與聞讜論爲大幸也今事雖行而宜止尊駕到州公呈本地轉詳督撫兩憲決不可緩而弟此處亦竭力籌畫決不坐視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諭禁

三

弭盜詳文

口號附

國朝 楊苞

爲弭盜安民事照得廣德一州當兩省接壤之地奸宄雜沓最易藪匿且山谷深阻救援弗及尾追難至非嚴加整飭何能靖盜安民故仰遵憲行申飭保甲猶慮未雨綢繆防之貴早與其事後追求徒煩心力何如安不忘危預籌防禦之謀也蓋盜之竊掠出沒無時萬一有事使鄉地結報始差役捕緝則賊已遠遁無踪矣今擬本州各都圖鄉村地方分爲八路設立號砲按路定聲倘一家有事砲聲一舉挨村接傳頃刻立至卽率領兵役親騎擒拿庶奸無



所逃而盜不致騁也卑職前任洛陽設行此法已有成效仍復行之廣德以靖地方應不舉行未敢擅專申詳各憲蒙巡撫部院張批開設立號砲挨村接傳知賊在某處直趨擒殺此卽戚南塘傳烽之法最善者也該州畱心地方殊可嘉尙但州縣原無兵馬誠恐力不能繼此法當行之於營伍則徽寧叢山賊藪處處當行仰徽寧道移會三營從長酌議妥確通詳速報等因批徽寧道蒙本道轉行到州隨關移廣德營會議奉行去後嗣准本營移覆爲照傳號禦盜爲法誠善但查廣德一州四鄉八路村莊共有五

百餘處離城或有百里或八九十里遠近不等除本營向設撥防要隘大路汛守者不過東有界牌南有長洪關等十處今若傳號鳴鑼惟恐遠不能及若每村盡設防兵通營不過五百餘人何能遍設況城守需人如所行之法宜令民家傳舉某路有警挨村接傳汛兵聞號卽時追勦擒緝近城者隨發營丁近鄉者防兵追撲庶民有守望之責而不敢坐視兵有相助之威而賊無兔脫似爲兩便等因詳覆在案尙未蒙批允准此又經具文詳請總督部院郎蒙批昔人防盜有建樓置鼓之法此亦倣其遺意仰加意



力行無托空言可也此繳等因奉此隨一面實力奉行外

擬合再行申詳伏乞批示施行蒙本道批仰照督撫批示

遵行可也此繳緝賊口號桐川守望法洛陽放炮鳴鑼號令張不獨一處防守肅警備嚴巡徼四方

一炮無鑼大東路一炮一鑼小東揚二炮無鑼是大南二

炮一鑼小南傍二炮二鑼大西走三炮無鑼小西鄉三炮

一鑼大北去三炮三鑼小北忙本村不遵罪本處隣村不

傳罪相當信到樓頭不一刻騎兵捕快勇非常盜賊管教

盡滅跡安邦定井此為良楊志

禁淫祠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

貢震

建邑人民好鬼祠祭紛繁祠山之廟城鄉多至數十處每

歲元宵有會二月初八有會而各處神會集場無月不有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諭禁

雷

張燈演劇宰牲設祭每會數十百金不等此外如五猖會

龍船會俱係妖妄之鬼觀音會地藏會亦大開戲場名目

極多浮費尤夥至城隍神為一邑之主聰明正直福善禍

淫不可干以私情豈宜近於兒戲乃建俗每至孟夏之月

舖戶居民釀錢敬戲多至四五十檯男婦雜沓曉夜不散

復於是月十三日迎神賽會扮演醜怪使村農婦女聚觀

戲笑既不遵功令之明肅復不畏神道之尊嚴以此求福

適足取禍況山僻之邑地瘠民貧所產惟稻麥棉花衣食

之際昏喪費用俱出其中雖加意樽節尙虞凍餒何堪有



此無益之費儘有溫飽之家一經值會舉債破產數年間家資因而蕩廢者若家本貧乏不能賠墊同會卽百般凌辱其受累更何可言尤可恨者神會一興奸棍乘機開賭招致匪竊酗酒打降擾害鄉閭值巡保甲漁利容奸其糜費又十倍於酬神矣然此非必鬼神之說人人信奉也直緣地棍把持勒派希圖醉飽倡此蠱惑人心而邑中大姓公堂租利頗多餘積足供揮霍商農之家每會必有羈腳銀兩重利盤剝亦悉用以諂鬼遂致積習相沿牢不可破不思人鬼初無二理果爲正直之神必不因奉承而降福

若淫昏之鬼彼亦何能爲禍譬如鄉保調處一事得幾文錢喫幾杯酒任意左袒顛倒是非人如此則不成人鬼如此豈復成鬼而鄉民惑于邪說脅于棍徒寧使妻子饑寒不顧官私逋欠而必不敢短少神會一文噫何其愚也夫闕閤名家舉動爲一鄉取法果其公費贏餘用以設義學請師訓課子弟賑鰥寡卹孤獨周貧乏使通族秀者踴躍功名樸者優游耕鑿家聲從此丕振較之以前入蓄積族姓脂膏浪費于神廟中博數日酣嬉之樂其得失何啻萬里望族果能行此衆姓自必從風神會銀穀原係衆姓貲



財卽以分借衆姓薄收利息積少成多公擇鄉黨中忠厚老成人主其事有無可以相通豐凶由此有備古者鄉隣風俗之美不難再見地方去一大害興一大利自足感召天和吉祥畢集何用窮奢極侈徼福於渺茫之鬼神爲也知縣蒞任三年熟聞此風歷經諭禁今入夏雨愆米貴比戶窮愁尙有棍徒借敬神名色歛錢演戲者隨經究治稍爲斂戢時屆窮冬恐故態復萌現在稟請立石永禁合再詳悉曉諭城隍土地本係正神理宜虔祀祠山雖非祀典所載自是當方土神並聽民間歲時致祭但不得仍前聚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諭禁

三

集多人糜費物力其每年元宵會神童會冠子會五猖會七聖會龍船會諸名目以及高井廟分流廟高塘廟魯班廟彭城山等處集場永行禁止知縣爲地方人心風俗起見仰遵功令俯寬民力不憚懇切開示士民當共相戒勉盡洗前此好鬼惡習庶不負諄諄示戒之意倘有頑梗之徒仍蹈前轍本犯重懲該廟僧道戲頭人等一體嚴究值巡保甲得賄徇隱加倍治罪

建平存稿後同

十七年正月十一日條上督撫其一云嚴禁淫祀以節浮費城鄉祠山各廟每歲正月有四十八會每會演戲四五檯不等而城西一廟去年買燈四百餘盞宰牛十三頭祭品類十損數百人醉飽者三晝夜計費千餘金



多出公會銀穀盤放生息臨時復按戶科派其鄉間各  
會亦費至百金或數十金不等至二月八日俗稱祠山  
誕辰各保例有祭賽極其繁侈城中宗氏一姓排酒至  
八百餘席定埠呂氏一族宰鷺至二千餘雙歲歲傳爲  
盛舉每月各廟輪設集場向有定期彼此不易至期會  
首歛錢演戲四方游手畢集乘機開賭偷竊擾害最甚  
外此又有五猖七女晏公方山李王蔣太師名日並立  
神會謂之門戶士民習以爲常職節經示禁往年四月  
於北鄉梅渚拆毀蔣太師廟一所里民始皆愕然懼有  
神禍其後人無疾厄田畝豐收衆乃帖然以爲三十里  
內一年可省千金而南鄉盆形山有地藏殿每歲七月  
之末本道及隣境進香者日數千人男女混雜姦匪畢  
至職去年於六月間先將廟門封閉遍行示諭至期竟  
無有進香者秋冬之間各處神會亦俱不興此非職之  
力一旦能除數百年積弊祇以地方荒歉物力艱難人  
且藉禁止爲名暫時少息一遇年豐人樂仍恐故態復  
萌現已訓示委曲開導伏祈憲臺給示立石  
永禁俾久遠凜遵實卑邑士民百世之利

廣德州志

卷四十三

論禁

七

禁溺女

乾隆十四年七月

子女之愛天性也禽鳥尙有恩勤而況人乎建邑惡習生  
女之家鄙吝者計及日後粧奩貧乏者艱於現在撫養遂  
將出腹之女忍心泮溺土著旣少處女娶婦者勢不得不  
挾貲求之隣近州縣姦匪從中誘致路有綫索地有窩畱  
或指有夫之婦爲孀嫠或認陌路之人爲親族或變易姓  
名住址以防根究或藏匿本夫至戚以圖鑲詐種種姦欺  
莫可究詰知縣下車半載案已數十揆厥由來皆溺女所  
致查律載父母致死子女者杖六十徒一年爾民豈盡無



良特以國法所不加故肆行無忌耳今爲明白曉諭嗣後倘仍有生女滄溺者該巡值路人等訪實首報卽按律擬罪鄉約隣保匿報並加重懲仍獎賞其首報之人爾民果能互相警戒大變惡習二十年後以土著之女配土著之男稱家貧富以爲婚嫁翁婿有骨肉之恩夫婦無乖離之慮較今日之戕天性而伏禍胎者利害奚啻霄壤耶

**案**鄒東廓記周翠渠祠稱其有廣慈訓以革溺女之俗是溺女爲此郡惡習久矣楊守亦有禁典妻溺女文惜未能切指其弊後李守又嘗作歌戒之夫典妻

者無恥之甚近已罕見溺女者不仁之甚今間一有之貢令此篇反覆開諭且勸且懲亦藹如之言也